

相传刘伯温为镇住孽龙兴建公婆岩脚下36间 一幢屋住一村人 外西厢有我家

□胡国钧

不出半年,一座罕有其匹的四合院就盖起来了。七正,廿四厢,五门头,围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。轩间大房和两厢南大门中间,两口天井水深及膝,天井南边的大厅宽敞轩昂,大厅和大门之间还有一个比篮球场还大的明堂。虽然建材粗劣,工艺简陋,36间楼房一式泥墙板壁,甚至没有普通民居必备的丁拱、窗棂,但气势恢弘,布局严谨,谁见了都得竖大拇指。



1

前些天随研究会上方岩祭拜胡公,返程时顺便回公婆岩看看老屋。近乡情更怯。一路上我的心都在打鼓:乡亲们下山脱贫多年,那幢被废弃的老屋“36间头”,应该别来无恙吧?

老辈人都说,公婆岩脚原是要出真命天子的风水宝地。一次,精通星相之术的刘伯温夜观天象,无意中发现婺宿方向祥云斑斓佛光闪烁。刘伯温身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军师自然不敢怠慢,于是整点行装连夜南下微服暗访。他辨迹跟踪,跋山涉水,日夜兼程,直至走到公婆岩脚才停下脚步。举头仰望,但见公婆岩左侧有一条生气虎虎的苍龙,尾巴轻轻一甩,绕过高耸蓝天的屏风岩、螺蛳尖,然后振鬣奋须,沿山脊线腾跃而下。临近山脚时苍龙把头高高昂起,起凸的前额下,两口处在同一水平线上、相距数百丈的小塘,分明是龙的两只眼睛;双颊之中,两方粘连在一起的水池,活脱龙的鼻孔;下巴上那口水面面积3亩左右的午塘,无疑就是龙的嘴巴了。刘伯温仔细勘察,不由暗暗叫苦。刚刚协助朱元璋打下天下,倘若这里再冒出个“天子”来,自己岂不有人头落地之虞么?他踏罡步斗,眉头一皱,早已计上心来:如果在龙头的眼睛和鼻子之间建起一幢二三百丈长、10来丈宽的大房子,不就可以凿断龙脉,镇住孽龙了吗?他掐指算了一下,把这块地方操平,恰好能建一幢36间的大四合院。“36”系地煞之数,正可以借36地煞星之力,彻底震垮逆势而出的恶龙。事关国运,时不宜迟。刘伯温当即下令州县长吏,纠集土木工匠,限时营造,逾期不就者,一律按抗旨严惩。

果然是军令如山倒,不出半年,一座罕有其匹的四合院就盖起来了。七正,廿四厢,五门头,围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。轩间大房和两厢南大门中间,两口天井水深及膝,天井南边的大厅宽敞轩昂,大厅和大门之间还有一个比篮球场还大的明堂。虽然建材粗劣,工艺简陋,36间楼房一式泥墙板壁,甚至没有普通民居必备的丁拱、窗棂,但气势恢弘,布局严谨,谁见了都得竖大拇指。

2

然后刘伯温又来了个“以毒攻毒”,从永康四五万居民中,选出望族胡则后裔中的一支,限时限刻迁此落籍。

刘伯温规划兴建的36间头,犹如一个用毒咒铸造的金刚箍,紧紧箍住了被迫迁往公山落户的胡则后裔,以致公山世世代代人丁不旺,既发不了家,更发不了财。几百年来隐在公婆岩山旮旯里的公山,一个村始终就一幢屋,一幢屋就能住下一村人。毗邻而居的十七八户人家,都是同宗共祖的血亲,不是太公叔婆,就是兄弟妯娌。尽管家家都穷得鼻头扯不到口嘴,但一家杀猪,全村吃肉;一家断粮,全村供饭,日子倒也还算太平。

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个三分神秘、七分贫穷的山窝窝里度过的。十岁以后,我家迁往县城,但伯父一家老少和最疼我的大姐都还住在老屋。昔日的玩伴经常闯入梦中,死拉活拽要我回去“孵子”“打翻千”,所以一有机会,就往公山跑。光阴荏苒,转眼间我已年届知命。岁月的利剑不但没能斩断那根连接故乡的脐带,我对故乡,尤其是对公山人引以为荣的老屋的思念,反而与日俱增。只是随着年齿入老,腿脚渐懒,与故乡的空间距离,却日见其远了。这不,仿佛一眨眼工夫,恐怕又有两年多没去公山了吧?

老天总算帮忙,当我走进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山窝窝时,淅淅沥沥的小雨居然停了。可惜雨霁云却未开,天空阴沉沉的,幸而没让盈眶的泪雨落下来。但我却没能忍住彻骨的悲戚,只得听凭两行清泪沿着鼻沟潏然而下。

曾几何时,那幢被人艳羡的气派的36间头,那幢苦撑苦持为五十多口男女遮风挡雨的36间头,那幢刻录着我儿时的欢歌和号哭的36间头,已不复存在了。扑入我的视野的,只有疯长的野草和荒凉的断壁残垣。

我踩着残砖断瓦艰难踟蹰,“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”,从外往里、从里到外转了几圈,最后在我住过的外西厢边收住了脚步。

3

外西厢第3至5间是我家和伯父家的住房,第1间、第2间住的是伯父连襟茂官叔公。厢门外还有一间小楼房,是阿福公后来搭建的。小楼房倒了半个棚头,楼板通天,半领残破不堪的地簰斜挂檐口挡雨。据说寡居多年的阿福婆仍然住在楼下,可惜此刻却不见人影。过了厢门,就是茂官叔公的过路间和居室了。恍惚中似乎有一条褪色的大凳横在窗下,上面好像还有一个蜷足侧卧的姑娘,嗯,认出来了,她就是等我一起钓鱼的秀秀!

1957年暑假,我回公山玩了两天,陪我最多的就是秀秀。她大我一岁,论辈分我该叫她姑妈。但同年隔界,天天在一块打闹,哪有什么长幼之别?她个子比我高,力气比我大,有时候帮我,护我,有时候也欺我,打我。一次上山割垫栏,她和我“走楸”,明明输了还要赖。我骂了她几句,她竟伸手往我脸上狠狠抓了一把。

女大十八变。那次回乡,昔日那个颇有些霸蛮的丫头,已然出落成山村一枝花了。也许是因为难得一见吧,打扑克,她爱站我身后做军师;讲白话,她爱坐我对面当垫词。吃午饭时,我随便问了一句“午塘还有鱼吗?”你想钓鱼呀?我这就给你准备去!”不等我回应,她已扭着小蛮腰小跑着掏蚯蚓去了。

因为陪伯父多喝了几盅,我晕乎乎地直到下午2点才恍然想起钓鱼,于是急忙跑到隔壁的过路间。不知是被我的脚步声惊醒,还是她“隔墙户半开”假寐以待,刚才还蜷缩在大凳上的秀秀,早已坐了起来。她抬手捋捋齐耳短发,指指隔间侧门:“鱼竿、鱼饵都放在门口呢,你去钓鱼,我去洗衣服。”

当我们俩踏着夕阳回屋时,心里都荡漾着一种异样的兴奋和甜蜜。

4

人生苦短,往事却并不如烟。半个多世纪前引发情窦初开的无限温馨的过路间,虽然只剩下一堆瓦砾,但我的灵魂,飘飘忽忽,不即不离,好像在为历久弥新的美好站岗放哨。

历经四百多年风雨,不知翻修重建了多少次却依然故我的36间头,轰轰烈烈地来又静悄悄地走了。虽然走得急了些,但生死有命,也称得上寿终正寝了——何况在我的心里老屋并没有倾圮,老屋将和公婆岩一样“日月照临神不敝”。

站在残砖断瓦堆上,我一脸愁云惨雾,思绪纷繁。我为没能陪它走完最后一程而深感遗憾,为乡愁失去赖以依归的老屋而惆怅。公山老屋是我生命的根,一旦连根拔去,乡愁的乌鹊也将“绕树三匝,无枝可依”——试想还有比这更让人凄惶的吗?

不知为什么,通常所谓“七情六欲”竟然没有把“愁”包括进去。“愁”是一个集合概念,形形色色,千差万别。有人把“愁”拆解为“秋心”,所谓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是也。殊不知肃杀的秋风,也会带来爽心悦目的“霜叶红于二月天”的美景。因为乡愁是对真的执着,对善的感恩,对美的追求。

我是多么希望能与公山36间头老屋、与珍藏着我生命密码的乡愁长相厮守啊——无论白天黑夜,无论醒着还是梦中!

此时此刻,我真恨不得把百年老屋酿造的乡愁的烈酒一饮而下,在痛苦的甜蜜、眩晕的清醒中,醉倒在沦为废墟的36间头的大门口!

想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,但我哽咽咽咽地实在写不下去了。姑且就此打住,权将以上这些沾满泪痕的文字充作纸钱,烧给母亲般生我养我的公山老屋,借以寄托我绵绵无尽的哀思吧!

卓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永康日报社联合主办

卓奇杯·老房子·老故事·有奖征文

公司主营:专业仿古建筑设计、祠堂设计、一事一议项目代理、园林景观规划设计

地址: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12楼北面第一间

电话:18867190006 87076639

投稿邮箱 ykrbwhzk@126.com

投稿邮箱:总部中心金贸大厦三楼永康日报社

联系电话:0579-87138737